

編者的話

「台籍日本兵歷史記憶」座談會的記錄終於出來了，做為主編，不由得鬆一口氣。座談會在去年三月十一日舉辦，距今已一年又九個月，可說拖延甚久，內心至為愧疚！唯一可稍自解的是，除了座談會記錄外，我們多整理了一些資料，使得這本書在內容上比較豐富一些。

整理「台籍日本兵歷史經驗」座談會記錄，看似簡單，其實非常繁雜困難。首先，發言者間雜使用了國、台、日三種語言，國、台語還容易整理，日語部份就困難重重。其次，發言內容涉及許多我們所不熟悉的時代背景、軍隊編制、南洋地名，以及各式人名，從錄音帶整理出來的往往和實際有很大的誤差。我們儘可能查證，也多次以電話覆詢。雖然如此，相信舛誤還是有的。

編輯這本書，絕不是我一個人所能做到的。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前後參與這項工作的助理們。座談會錄音帶最初由王興安、李文良與李國生三位先生整理成文字稿。林心如小姐長時間負責第一次的校訂與聯絡工作。出版前的密集校對和整理工作由蔡宗憲先生總其事，參與者有林欣宜小姐、李國生先生與莊明興先生。日文校對工作則由日本留學生酒井郁先生負責。除林心如小姐現在美國唸書外，他們都是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的學生。最後階段的工作至為煩雜瑣碎，有賴蔡宗憲先生等人盡心協力，方能畢竟其事。封面和封底的舊明信片係張月華女士所提供；中央研究院王汎森教授為本書題字，使封面增麗不少；本所黃富三主任百忙中為本書寫序。在此一併致謝。

有幾件事必須在這裡略加說明。其一，座談會原來的名稱是「台籍日本兵歷史經驗」座談會，為了避免書題過長，我們略去了「歷史經驗」四字。其次，本書的日文漢字採用繁體字。我們原先考慮過使用日文「當用漢字」的簡體字，但最後還是決定用繁體。理由

如下：一、我們的電腦磁片用的是中文繁體字，已校過多次，如由打字行重新打過，恐怕校不勝校，增加錯誤的機會；二、敗戰前的日本漢字其實是道地的繁體字，和中文的寫法沒什麼差別，如「臺」、「國」和「歸」字，一筆也不省略。受日本教育的前輩們也習慣寫繁體日文漢字，這可從他們的手稿得知。因此，我們採用了繁體漢字。第三，由於本所正式名稱用的是簡體的「台」，為求統一，全書「臺」字皆作「台」。第四，正文之校訂符號，若屬說明性質或編者按語，以（）表示，補字則以〔〕表示。未了須附帶說明的是，座談會記錄與其他地方頗出現一些憤懣、激越的言辭，我們照錄無誤，意在存真。另外，文中也頗見對座談會籌辦人的讚揚。身為主編，理當避譽，但一者為了保存原面目，再者，我相信任何「年輕人」只要處在同樣的位置，都會受到這群老前輩的稱譽。被遺忘的歷史永遠感謝有人願意聆聽。我受之有愧，但一想他們感謝的只是一個抽象的「我」，也就不好刪掉原不該據為已有的謝辭。宜乎？否乎？洵非所知。

最後，我要謝謝各位老前輩們，沒有您們的參與，就沒有這本書。在這一年多的時間內，從您們身上我學到許多東西，深深覺得知識像個大海，愈汎揚愈知道它的浩瀚無邊。這本書如果能稍微增加我們對戰爭下的台灣歷史的一點認識，就十分令人歡喜了。在編排的過程中，我得知至少有兩位老先生已離我們而去。每思及此，往往愧咎不能自己。天之不假人以歲月，果如是？！

周婉窈 一九九六年十月
於南港芬陀利室